薜荔山房藏稿

第五卷

應制

仁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御名謹　奏仰惟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陛下　德侔厚載　性合資生宣壼教
于　先朝廣衍螽斯之慶肅　母儀于今日式
開麟趾之祥茲屬元嗣之誕生寔惟　重闈之
篤祜思宜酬於燕翼禮必備夫鴻名　彝典具

有興情允協謹以某月某日恭率文武群臣奉
冊寶加上　尊號曰云云伏祈　慈鑒登晉
徽稱　大德得名尊崇極一代之典　至仁昌
後本支綿百世之傳臣不勝惓惓之至謹具奏
聞

慈聖皇太后奏書

子皇帝御名謹　奏伏惟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陛下　思齊作聖　柔順俔天配　先

皇而育眇躬劬勞備九我之德正　慈極而昌
後嗣本支開百世之祥適届仲秋誕生元子猗
蘭襲吉共欣羆夢之重光仙李滋榮咸荷燕詒
之永賴錫羨有自崇報宜申謹以　月　日恭
率文武群臣奉冊寶上加尊號曰云云　伏惟
聖慈允升　顯號　鴻名罔極永垂篤慶之休
聲　駿惠無疆茂衍發祥之厚澤臣不任惓惓
之至謹具奏　聞

仁聖皇太后奏書

伏以　寶冊鴻垂祇薦　重闈之祉　璇宮讌
歆仰承　長樂之歡喜動　慈顏光延慶緒恭
惟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齊
莊令德　貞靜徽音瑞啓乾符　懿訓允宜於
翼子祥開震索　神謀丕延於貽孫四海謳歌
交頌　尊崇之　顯號九重孝養宜申宴饗之
至情卜以某日肅奉　清娛式同衍樂露挹瓊

發而介　壽雲移玉輅以登筵　視膳周京百
福衍靈長之景運　含飴漢殿萬年綏祚胤之
休徵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
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奏書
伏以　震祥天啓誕膺景命之休　需燕日開
祇薦重闈之祉樂以天下懽動域中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康靜皇太后陛下　聖德嗣徽
母儀亶善　二南正始克成翼子之謀百世

開先早兆宜孫之慶命名肇舉於嘉禮承歡宜
集於芳辰謹卜某日之吉恭逢　鸞輿光臨
燕喜九州為養聚百順之攸同　萬壽稱觴歛
庶徵而畢集臣不勝懇祈仰望之至謹具奏
聞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奏書

伏以　思齊啓聖遠貽豐水之謀　長樂承歡
快洽鎬京之燕室家錫類寰寓交欣恭惟

聖母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　應地無
疆　配天罔極　祥鍾皀降既誕育於耿躬慶
啓螽斯載襲禎于冢嗣允遂含飴之樂宜修視
膳之儀謹以某日之吉肅敬　瓊筵祗迎　翟
葆式燕以衍綬至養于九重　介壽維祺歆既
醉之五福　鴻慈懋迪於冲子熊占早抵于元
孫玉牒名新撫弄璋而色咲　彤闈慶溢躬酌
斗以怡愉

恭嬪冊文

制曰朕仰惟　列聖遠監成周爰置宮嬪翊宣陰教蓋內治恒資多助而備官尤貴得人咨爾某氏婉娩夙閑貞順允迪式宜四德之簡克倡九御之先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恭嬪於戲桂掖聯班已襲輝於褕翟椒塗供奉須佩服于箴圖爾其贊后惟勤共副求衣之理帥屬以敘庸叶夢蘭之徵欽哉

和嬪冊文

朕曰六寢建官禮詳內治之典九嬪師屬教先婦順之章是惟邦媛之誕登庶俾壺儀之肅穆咨爾某氏質含貞靜德協柔嘉妙選既孚于慈宸顯名宜序於娰幄茲特遣使持節封爾為和嬪小星戴惠寵霑魚貫之恩樛木承休瑞啓螽斯之慶永無替於夙夜尚有光於家室欽哉

兩宮徽號詔書

朕惟帝王之孝尊親為大嗣續重焉稽我
祖宗列聖以來每於元嗣之誕其舉隆親之典
特加崇重盖以彰慶澤而篤孝思也朕以眇躬
纘承大統十年於今仰賴 兩宮聖母擁佑廸
成克臻治理尤念宗社之緒恒切嗣徵之圖乃
者積慶所鍾篤生元子廷闈悦豫臣庶歡欣是
罔 九廟垂休 百靈錫羨而我 聖母深
仁厚澤尤不敢忘也罔極之恩曷能酬報載稽

成憲申展慶儀祇告　郊　廟社稷率文武羣
臣奉冊寶上加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
尊號曰云云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尊號
曰云云揭鴻名于域中覃駿惠于天下丕揚
至德茂啓洪仁所有令條開具于後於戲本昌
後而酬　恩偹極　尊崇之典溥錫類以致孝
永綏祚胤之祥播告寰區咸使知悉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張東暘并父母妻

誥命

制曰粤稽邦禮首重明禋矧我　聖祖在
天之靈國家肇祀之統載自留都祠官之秩寔
典厥司可無髦士以昭秉德而光似續哉爾南
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張　雅素貞修端疑
偉器初試邑宰更踐省郎嗣當廷課之期偶註
史議之末三佐州郡一著賢勞頃復晉於祠曹
獨謹條乎掌故用底乃績丕奮厥庸茲特授爾

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典禮寅清虞廷咨命
執事温恪商頌思成朕敬恭神明眷懷舊邦汝
惟克亮天工則明陟其有恒典汝往楙哉
制曰人臣歷閲内外中更困抑而䏻奮不顧家
率以獲信其志則内助之得人可知已爾南京
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張　妻何氏共儉相夫
和順宜室往從比部已荷封章中道相違賢聲
猶在茲爾夫祠曹奏績寵數惟新特贈爾為宜

人再命之榮賁及泉壤有相之義勿間幽明爾
靈不爽其尚欽哉

制曰祠官祝釐為國錫福而褒崇之典必逮所
生蓋楙賞之經抑同休之誼也爾封南京刑部
陝西清吏司主事張　乃南京禮部祠祭清吏
司郎中張　之父儒術飭躬義方訓子動求合
理志不徇私爾子歷官升沈守官貞亮有聲秉
禮益徵庭聞是用加贈爾為奉政大夫南京禮

部祠祭司郎中攸攝之儀嘉爾朋友錫類之孝
達乎大夫朕尚嘉此道爾亦歆承于九京哉
制曰人子愛親獲壽於天獲命於君斯禰純嘏
惟天不可必而恩匪私倖則存乎其自求焉耳
爾封安人鄒氏乃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
張 之母勤儉積累慈孝熏蒸格天而壽逾古
稀廸子而榮膺初命爾子亨也一節夙夜有終
可謂能服母氏之訓已是用益封爾為太宜人

子以榮名悅其親親以壽豈安其子盡節與報養之日而俱永矣

直隸保定府知府李楠弁父母妻誥命

制曰朕念畿輔重地股肱惟良必慎簡省曹親登俊乂俾之出守以寄專城敘有成勞寵賚昌靳爾直隸保定府知府李楠質崇悃愊行飭廉隅敬忌明刑哀矜折獄大受之器歷試有徵迺守中都繼典上谷剸犀游刃佩犢解繩保障攸

司鎖鑰兼壯報政三載薦章十聞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試於三輔既敷奏以惠疇入為九卿自明陟而楙賞惟數州之是式余一人其汝嘉

制曰篤棐楙貔貅之忱柔繁肅僮僮之被夙夜匪懈內外交修此士人所以嘉內助之賢而國家因之著從爵之典也爾直隸保定府知府李楠妻封安人郭氏女貞醇備婦順明章宜爾有

孚克賛西曹之雅譽刑于以逕式襃上谷之弘猷是用封爾爲恭人鷄鳴静好在御懷雜佩之風象服委佗自公勵素絲之節

制曰獨立雅言徵庭聞之式穀素封命秩䟽國寵以貤榮賢賢勸忠親親廣孝爾封承徳郎刑部陜西司主事李三畏乃直隸保定府知府楠之父肄業黌宫馳聲秇苑抱伏生之牘遺韋氏之經家世爲儒經術致用乃獲隽于爾子遂覲

見於其身是用封爾中憲大夫直隸保定府知府命服斯皇尚誇稽古之力恩綸有并用酬翼子之勞

制曰人臣將母之諗靡盬不忘何恃之懷罔極曷報必資國典以遂私情爾封太安人張氏乃直隸保定府知府楠之母毓自名閥嬪于儒宗畫荻以相傳經加七而匡慎獄樹諼方慶匪蔚生悲是用贈爾為恭人服明綸而不朽寵賁玄

裔啓哲嗣於方興光貽彤管

浙江温州府推官王僑麟并父母妻勅命

勅曰東甌控山帶海民饒訟牘間者不然豈司理之官率溺其職不能賛宣德化而反巧心析律罔民而為之也朕深慮此慎厥遴選爾浙江温州府推官王僑麟温恭飭性貞介褆躬雅席儒珍簡司郡理而能明清敬辟仁恕原情淑問揚休最書奏績朕是用嘉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勑命夫自法吏競起武健立威竟博聲華以躋通顯士未有不繇此而赴功名之會也爾惟勿替初志克終永譽則作朕股肱耳目其惟汝諧

勑曰人臣夙夜在公靡室靡家朝廷録勞其身則必錫寵于內所以體其情而勸之也爾浙江溫州府推官王徹麟妻周氏專靜之姿柔嘉惟則克相夫子敬事姑章戒業交助於鷄鳴節儉賛成乎羔素是用封爾為孺人丕著刑于之範

益弘司理之聲
勅曰篤厚之教不肅而成清白之傳貽燕有自
匪藉榮典曷發潛光爾王國雅乃浙江温州府
推官亂麟之父孝備庭闈德孚里閈還金服義
折券行仁蚤子莅官持廉守正是用封爾文林
郎浙江温州府推官恩承錫類宜明綍之薦加
誨勵作忠與嗣服之愈楙
勅曰鞠我之恩並稱罔極愛則慈母教同嚴君

報德踐崇寧有二哉爾吳氏乃浙江温州府推
官徹麟之母名閨服訓中壼宣儀孝養必親周
睦靡倦績麻課學緣物警心子有令名母氏聖
善是用封爾為太孺人象服永宜於偕老燕謀
益衍于嗣徽

端午節應制對聯

地臈開新節　天閶騁駿遊

六龍乘暇日　八駿逐迴風

騎士斜穿柳　龍媒亂度花
競渡循傳楚　來遊式咏周
龍舟排翠荇　翟葆掩青蘋
雪浪牙檣湧　晴波錦纜牽
驃騎捷乘孤隼過　鳧舟輕裊六龍翔
海榴光映黃金勒　堤草香翻碧玉蹄
紫馬驕嘶催玉勒　彩標馳射躍金鞍
夾岸旌旗疏鳳輦　中流簫鼓振龍舟

爭標急舫排銀浪　卷幔輕綃淨玉波

舟揺銀海渾翻錦　棹擊瑶波競躍金

端節正熈時閲觀戲馬　邮居多樂事坐看游龍

鳳舸娱慈筵會宴瑶池　龍艦奉宸遊載歌靈沼

驊騮獨步美影踏空行　驃騎紛馳角巧穿雲度

時雨漲新波輕移鳳舸　薰風舒麗景高颺龍標

紫騂奔電驟景御堤逕　騄驥追風蹴塵芳逕軟

蘭棹輕揺看龍飛魚躍　菱歌齊發襍鳳管鸞簫

墨銘應制

其中有精膏乃光動而愈出澤乃長
文命誕敷惟爾之績食邑松滋玄圭九錫
玄德之精翊我文明龍賓入御萬年之徵
胚胎大塊淋漓秬圃蒼球玄璧作瑞天府
鳥跡開功龍圖司契作我客卿闇然虜晦
磨其鈍畜其銳後於素毫書契

硯銘應制

抱璞以全貞守静以持盈象沖德之盛一宣文治于砥平

取材周璞象形夏鼎勒以商銘淵默思省

規中抱璞圜池環璧運量藻繢文明赫奕

墨石相著而德不忒蒼素相入而文乃出有容有執是以為天下式

秉堅貞之一德存樸素于太古沈酣翰墨之場漱潤圖書之府

敦樸爲先靜以永年匪資翰墨德契重玄

雝爾石鄉登之棐几端軌布式將順子美

正爾之德無反無側以察以理命于下國

卷石勺水象天法地功用不測品藻萬類

慎之動戒之皦運方寸光四表

坦而平淡而清廉且貞

奏疏

賜羊酒謝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因患脚病於本月二
十五日具本奏乞給假調理奉 聖旨准給假
調理吏部知道欽此隨於二十九日伏蒙 欽
遣御前答應牌子邢忠賫 賜臣鮮豬一口鮮
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臣謹
於臥榻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庸流備
員史局頃承人乏冒厠 講筵雖經義日陳効
空言於筆札而 天顏歲隔靡實補於涓埃瘝

曠難迯愆尤易積遂嬰犬馬之疾休沐仰祈
遄荷 天地之仁生全曲賜詎期 殊典槩及
微臣勤 中使之特臨錫 尚方之諸品肥拎
兼味驚生藜藿之光精粲芳醪頓易簞瓢之色
此儒紳之異數豈賤士所堪承病骨凌兢餘生
悚息小人厭腹敢忘一飯之 恩 大賚喻涯
矢竭終身之報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緣係伏
枕不能 廷謝謹具本奏 謝以聞

請告再疏

奏為抱病曠職勢難久淹再懇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該臣患病月餘前月二十六日奏乞回籍二十九日奉 聖旨欵 着在任調理吏部知道欽此臣本一介書生窮年陋巷會茲奇遘濫列詞垣士之遭逢良已厚幸且臣任籍之日少田間之日多芹曝之忱野人所急江湖雖遠 魏闕長懸臣獨匪人敢昧斯義

況臣頃歲復官未幾隨擢宮僚受業無成獲參
講幄執芻蕘之臆說覲　旃廈之　清光臣獨
何心忍甘自擯緣臣家居九載內難三嬰積憂
損脾重哀耗血遂成洞泄漸致虛勞十九年春
襄事弗遑趨　朝已迫邅迴就道跋涉逾時衰
憊之餘暑濕易中入京至九月驟發黃疸醫療
未痊適有轉官　講筵之　命匍匐謝　恩俛
俛受事鬱積抵歲嘔血數升與臣同官諸臣所

共見也然而不敢言病者 皇上靜攝既久諸
臣陳請方殷冀獲一睹 天顏少申愚分逡巡
有待濡滯迄今不意入夏以來涼燠失調食寢
違節宿痾頓作新病相仍百計千方十無一效
方敢具奏給假即荷 特賚殊恩臣自分捐軀
莫能酬遇乃 恩深緣淺福過災隨痊可無期
困沉轉劇奉 命調理又已經旬 皇上養邃
深宮諸臣日陳講義臣自卧病筆札不供尸素

屢月曠官則懼罪久病則憂生憂懼併攻生死莫測先年講臣告病回籍並蒙矜允盖以說書非養痾之地而恤私亦禮士之經也臣雖不肖不敢望於諸臣伏乞皇上推天造於無知念微生之可憫畧垂惻隱特放生還則有涯之生續命於今日而罔極之報戴德于昊天矣

謝賜馳驛銀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患病日久本月初十
日再乞回籍調理十二日奉　聖旨教　准回
籍調理着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两紵絲二
表裏該部知道欽此隨於十三日伏蒙　欽賜
白金綵段臣謹于卧榻前焚香叩頭祇領訖伏
念臣生於小邑起自貧儒最品遴姿用靡當于
榛楠猻踪矜植飾誰假於輪囷會際　聖明叨
陪侍從袥官史局三長之技罕聞續綴　經幃

一得之愚鮮効虚糜廪食重負　恩私尚懷向
日之忱異遂瞻　天之顛歳時延矚咫尺竟違
潛茗遺照於太陽根荄易蠹小器取盈于深注
敧仄難容累釁叢生沉痾頓至五旬伏枕莫逃
尸素之誅屢疏陳情並沐　優容之　旨操南
音而假息羈旅幸寛投故里而遄歸生還遂
援崇儒之鉅典周　逮下之洪仁　許秉傳以
馳驅俾出疆而逸豫　尚方絲帶驚看初服固

禁內帑精鏐驟覺行囊增重絲綾曷報徒貽誚
於不束纖忽無勞秖愧心于受　賜球藏世寶
永生逢華之輝什襲身章長起薜蘿之色伏覩
垂裳涖政作礪　親賢鞏固金甌丕惟　宗社
之至計彌縫　袞職共圖海宇之訏謨臣無任
感戴激切之至緣係卧病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　謝以　聞

辭朝疏

奏為辭　朝事該臣患病具奏蒙　恩准回籍
調理着馳驛去仍　賜路費綵幣謹祇領奏
謝外茲當遠離　闕廷恭申　辭謝伏念臣賦
性椎魯禀質疎庸猥自詞林叨陪講幄一經受
事千慮效顰三年之間　寵錫頻霑異數兩月
之內私情屢瀆　宸聰既放生還兼蒙　賚予
始終大造　燾持曷罄形容履戴　洪庥頂踵
豈堪酬報　五雲漸遠瞻　魏闕以神馳萬里

長驅望　玉階而心碎雖出處無關於世道而進退敢忘夫　君恩麋鹿與遊尚竭犬馬之戀逢萬獨處顧傾葵藿之衷　金鏡祝　華封月滿長安秋色　銅龍開　震索風回環海春光有道守在四夷　同心叶于一德　仰觀乾象憂危凛若持盈　俯察時艱嚴畏祇如馭朽渙群而大孺豐蔀不見於日中　裒益以平施解澤均沾於天下使微臣得與農圃而樂業則

畢世當同耕鑿以與歌矣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辭疏

奏為新命濫承宿疴轉劇勢難赴任懇乞 聖
慈俯容原職終假以便調理事臣由萬曆五年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除授檢討十一年
奉使 冊封 岷府事竣患病奏 准在籍調
理隨據丁父毋憂十九年服闋赴部復除前官
十月蒙陞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充

日講二十年八月陞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掌本局印務仍充　日講二十一年六月患病再奏伏蒙　恩賜銀幣馳驛回籍調理今年三月內忽報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驚疑并集未有部劄不敢具辭延至六月二十日遣臣營塋臣父接到吏部劄付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敎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臣限五月十九日到任臣倍切驚惶夫人

臣聞 命即行本恪恭之大義不能而止乃迫切之至情今臣既曠公期又稽私請即加顯僇難贖前愆惟臣仕進之心不勝其善病而私願之處復苦於多虞往歲家居迭嬰內難毋喪方殯父憂相仍襄事未皇趍 朝已迫復官二載疾病侵尋荷 恩而還計程取道乃復邅迴五月始獲抵家因見臣父遺骸尚露頓增傷慟冒病奔走竭力經營自春徂夏衝犯暑雨胼胝枯

据纔就寃穸適當伏暑陡發宿痾肢體尫羸日
見孱削頭目眩暈時復顛迷蓋積損有年藥石
難於奏効從衰愈亟時月豈能望痊加以聞
命稽遲懇罪憂悸心欲前而弗克勢旣迫而轉
危也若乃師儒之臣尤宜愼選　簡名之命豈
容濫加臣自討入官並無片善頃蒙　予告未
及一朞不肖之身不可以師多士旅退之跡何
敢驟辱　新綸量臣之才則授任匪據度臣之

疾則就官不能 國學賢士攸關 留京 帝
業之本即今陳乞已屬曠違伏乞 皇上篤念
根本重地別選名碩老成以重厥任姑容臣以
原職終假滑便調理則跧伏草茅戴 洪恩於
罔極優游田里祝 聖壽於無疆矣

再疏

奏為力疾赴任甫留不前違 命日久負罪日
深懇乞 聖慈俯容原籍調理以全微生以遂

重請事該臣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接到吏部
劄付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欽 陞南
京國子監祭酒欽此備劄到臣于時臣抱病未
痊荷 恩逾涯隨即具疏控辭懇乞收回成
命俯容原職終假九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欽
着遵旨前去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緣臣
賫疏義男田淦患病稽遲今年二月初二日方
獲抵家復接到吏部劄付限臣三月初二日到

任臣不勝驚惶欲行則病難支持欲辭則罪干
冐瀆即延醫生易大良来家調治藥物雜進温
凉並投至三月中旬病標畧減即扵四月初一
日自本縣起行仍挾醫生同往私計日就痊可
勉強赴任雖已違限尚兾　聖明寛宥不意由
本省行至南康府中夜寒熱陡發痰涎盛壅一
時暈眩四肢痿厥醫生在傍束手無策延至天
明喘息少蘇醫生胗視乃云平素禀受虗羸病

根深錮前以攻治峻迫元氣頓傷必須靜攝歲
時庶幾可望苟活若復妄投藥劑立見耗損自
危臣伏枕望　闕悉淨捫膺竊念臣至不才遭
逢　盛際計今通籍十有九年矣列在　侍從
曾無寸長承乏之師儒已出非望犬馬猶知戀主
葵藿尚能傾陽臣其猶人安敢一日而忘　君
父找惟是器小難受福過生菑寵祿居前徒切
光榮之羨憂危迫後轉罹衰病之虞聞　命逾

年寬程已再遷延不決瘵曠莫逝方今　宵旰
勤勞夙夜虔恪豈容以南雍重地而為病臣覬
望之私式仰惟　皇上至聖畢達下情與其嚴
後至之誅并責之以不效孰若廣兼容之量勿
強其所不堪也用是不避煩瀆再申籲控伏乞
垂憐殘喘俯容原籍調理　國學賢關另選老
成端士以副任使庶師道有光丕弘棫樸菁莪
之化而賤臣無恙永戴　生成覆幬之恩矣

第六卷

雜著

塘湖甘公傳

塘湖甘公宮者虔之信豐人也字宗奇其先徙自丹陽家于邑之水東坊遂為水東著姓自公太父徵仕郎和㬵世以貲雄里閈公父珍母郭郭之未舉子也畜二媵而厚御之逈後竟舉公公生也晚父母蚤棄而家故饒焭焭藐孤族有

修怨于公父者私誘强宗惡少數百輩名以官事来捕公欲盡籍其産而有之公脱身匿舅氏所亟出數千金陰購怨家重賂諸惡少滿其欲而去事乃觧稍長讀書不屑治章句去為郡功曹已又厭之曰大丈夫不能致身五畧則當浪跡五湖安用家為又寧能僕僕刀筆為人役也於是盡捐其産賤值而鬻之治裝重齎恣其所之每過都邑即訪其邑之賢豪長者傾身而内

交馬相與縱譚千古譚浪時事意當語合奮臂攘袂獵纓抵掌四座鶩易凡所經歷名山大川淵徼險易隨筆槖記足所不到則必周訪而愽識之退而訂之往牒參以時務作九邊圖說古今形勝圖劈畫井井一覽而輿圖可指諸掌也間則從酒人愽徒樗蒱劇戲浮白太爵挾歌妓舞女鳴箏曳履狂呼沈湎彌旬浹月人莫測其所以自壯而周流四方歲不過一再就舍即就

食賓客過從無虛日豪舉高會率爲常度又樂施予急人之難倒囊勿問也既衰而後稍稍倦於遊葺一室自老顧謂子若孫曰吾席累世遺業而卒以構禍幾不脫於虎口凡吾所爲舉先人之貲而盡棄之者豈不欲爲子孫計久長哉欲遺若輩安耳毋老而貧且窶旻如也往虞俗鬻產者動以賤值爲辭責償於鬻者鬻者苦其訟也不得已而售之習爲得計人有憐公貧者

為公籌之公叱曰去毋污而公而公即老且悖肯效市井亡賴扰人以此益高公之誼居家訓子姓與隣里婣好往来問勞務以道義相規飭所著有傳家易見水東鄉約行于里中里中有私鬩者必求直于公公為片言解去其不義懇公之知而慚悔自新者尤多公亦不念其舊也公雖好遊而子若孫皆能以文學自厲伯文重重子傑仲封文林郎文炳俱邑諸生重與傑並

廩于庠重既貢而卒傑亦卒廷尉方𡈽公顧謂文林公曰何天之困我若此意者其在此兒乎是兒不凡必能振吾之窮時時拊而眥誨之夜引同卧就枕席間必爲講說史籍二三條廷尉能領習而發寐以故廷尉之舉于鄉也在諸生中即能稱引古今得失指畫幅員延袤與夫川谷要害一一縷析如睹盖公所以開之者蚤矣廷尉與余遊每述其太父太母吳顧貫教育之

恩至泣下不能言既封其父為文林郎愈益念其太父不忘也廷尉方嚮用日尊貴其所以褒寵而先太公者曷有既已嗟乎世所稱倜儻魁豪之夫身離憂難菀結于其中而不能憤發自舒往往頹放於聲伎醉遨以洩其忿悁不平之氣然智慮銷耗或迫於困窮倒行逆施而不顧者亦有之故其後亦不復振也公幼遘奇禍僅以身免乃盡傾其貲而託之遊以自放一何誕

也及考公行事與所論著又何其自待之重而貽後之遠哉史文曰余觀太史公所記游俠諸君子其事多奇絶可矜然終以危其身非所以訓也至若萬石君家特以謹厚著聞而建慶位躋通顯莫能有所建明豈所稱篤行醇謹固為禄位計哉千章之桂必生泰山之阿而瀉湍激瀨魚龍不窟宅於其間公之所為廷尉地者豈淺尠哉豈淺尠哉

志喜亭記

古者諸侯各君其國子其民民有分田而又有溝洫川澮以備水旱歲時殄歉則有望祀之典為民穰田祈穀　天子又時遣大臣巡行而𢝊勞之當是時湛恩瀸澤旁皇周帀於寓内而民用讙欣鼓舞歌頌不勸故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是也秦用力政兼併列衣天下而郡縣阡陌之卒以慘刻自變而民於是不復覩先王之

澤矣漢興去古近循舉官職聞遣御史繡衣監御史錄民間獄條察州治狀而又加意二千石每刺史守相臨遣必親召見嘗稱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嘆怨恨之心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是以吏治蒸蒸不奸而黎民艾安至今稱漢為最國制歲遣侍御巡行郡邑而親民之職又專屬之郡守郡守察民疾苦以其實上之侍御侍御轉而聞之　天子視漢加重遹者功

利爭鶩道德溺戎侍御專以鷹擊毛鷙為能任刻深吏為爪牙擽下如東溼薪而郡守若令亦習為脂韋里靡孅趨餙傳厨侈供帳以快侍御意至民肥瘠湯不為省民不聊生數年以來海內煩耗幾頓 天子憨之立反新政修明惇大之業明 詔天下與民休息而侍御涂公奉命按楚蠲煩滌苛務在宣明 德意癸未夏巡行實慶是歲不雨民苦旱初公未至郡守胡公率

官屬齊祓為民大雩及雨霑淲未足適公至公至則諸令未下先中禱雨之約躬自衣素茹蔬晝立禱庭中中夜起望雲漢仰天扣胸極其昭假於是監司泉郡邑守令咸奉約束壹意虔禱不五日而大雨滂濡原隰沛溢山澤公又一洗近時沿習繁密之具蕩佚簡易課吏鞫獄親治其大體而以其餘付之於守令旬餘畢事而去供億不煩官不易常民頌無冤遣余以使 岷

過郡入境上髙下黍稌被野登塲黎旿懽躍相慶余以賀守太守則歸之侍御謀爲樹亭刻石垂之不朽而屬余記之余羈使事不果越明年春胡公復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古太史氏奉命四方采民風歌謠獻之闕庭以考察政治余不敏不能播之聲詩登美史冊而可不紀其實藏之名山乎亭名志喜藩司田庚題在天池山即禱雨之所故城南有六亭歲久盡廢而此則

復其一云胡公滁人治郡多善政百廢具興冢宰莊肅公為時名臣公其季也可謂載錫之光矣田公宜鄉河南人以諫議句宣于此有聲績即還去侍御汝高於余同鄉嘗搤掔論天下吉奮欲破觚斲雕挽之近古初宰龍游歲飢以身禱更襆盖所稱隨車甘霖乎其所至多惠政如此史文曰余過寶慶太守辱交而與余游登愛蓮之堂喟然周茂叔之餘風而裴徊南國以眂

其崇故墟則名公之遺愛存焉世之泯泯與草木俱朽者何限也獨藉其榮名而聲施後世士大夫之仕而至於斯者可以觀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觀風守土者其尚考於斯亭

高安盧侯去思碑

太史公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信哉斯言也自武健嚴酷愉快勝任而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吾高安之為治也土瘠而賦重環幅員僅當省之中邑而歲課之額幾埒於一郡民就貧而斂轉急邇季以来加以胥史之竇日開市井儈保因緣為奸至不可盤詰而逋負之委積如林又會均田之役先是當事者刻期相責一切苟且以應而豪民猾胥乘而竄伏於其間欺公巧法上下騷擾故民昔病在賦而今又病譹也令憚於催科而又憚於弗均矣庚来條問

邑利病及民所疾苦唯賦最急乃先議賦法與
民約賦有常數數有定期令民得執其數如期
而歸之官耗蠹稍稍可稽也又議均田先察豪
黠之尤者寘之法盡覈其隱伏而籍之然後令
邑南北之民互相覆校又勤加采訪損益其則
一歸諸平易民始帖然於疆理矣暇則與二三
文學進邑諸生講執試課而尤諄諄以行誼相
誡勉士之嚮學而修行者視昔斌斌也侯在邑

五載餽餉不及於門嗔恚不形於色廼心罔一日不在民雖施為大略未盡究其志而真誠懇惻則浸浸乎徹於豐部之下入於童皓之腑矣獨不喜傳厨以快過客纖趍婞婀以逆意指故始至不能驟博虛譽久乃真醇著聞部使者交章薦列會當　徵名起而侯以內艱報去矣去之日厚邑之士大夫文學三老子弟相率而送於境上至遮道不能前侯既去民悒悒不能一

日忘乃相謀樹石紀思以垂永久而徵言於余
余惟漢史稱何生所在無赫赫名所去常見思
而考其行事則唯與諸生試誦論程得失記問
墾田頃畝五穀美惡而已若侯者其真廪廪德
讓君子之遺風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
只君子德音不已夫民愛而思思而積積而滿
滿而咏歌之不已而本之曰樂只是故觀於民
之所思而為民父母者亦可以惕然思矣侯諱

奇字廷才號德玉楚之祁人也丁丑與余同舉南宮對庚辰　廷試辛巳來令吾邑其行誼篤於家庭有求之古人不多得者茲不具論論其居官如此身修者官未曾亂也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重修筠陽書院景賢祠附建社學記

今上臨御初載銳意太平專隆委任欽政自用欲約天下學士大夫使惟己聽一行其志以示

有為而學士大夫多所異同執政患之於是講學有禁已又闢四方書院增葺聚講繁興迺至議革書院初議猶指近所葺監者爾而希望成風遂不考載記不稽遠近一切議革以報郡之筠陽書院亦議革中吾邑中丞傅公居節母太夫人制喟然太息曰茲地也非余昔所聚而講業群而考德者乎而何忍一旦坐視其淪落市廛而遷莫其可圖復哉迺捐貲二百餘金抵其直

廢幾存羊久矣今日壬午以來　主上毅然獨斷恩與天下士民更始舉十餘年興革所不便者悉從釐正其大者　詔書須示次則有司可以推廣　德意而奉行者聽其次第修舉自是四方郡邑舊志所載書院雖未奉　旨興復而稍稍出諸民間而還之舊矣中丞公亟挈書院故基歸于郡邑置其值不問郡邑聞之兩臺當道中丞東楊公毅陳公直指東齋鑑塘朱公嘉

與萬謳命有司伐石鐫辭以彰懿舉而議者猶以謂悍於書院之浸姑立社學以應　詔云時督學則四明沈公獨首議曰方今寬政一新屬禁槩弛澤誕頰鐸何獨士類不蒙其休哉况社學可立而書院獨不可推行乎夫嘿喻意指示其端而不使驟濫者布　憲之微猷也禀卬法意會其變而漸以宣鬯者將　德之弘圖也廼議復故宇為諸生講會而別界一區為社學舊

有祠祀周濂溪至王陽明七先生爲七賢祠易
以景賢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蓋兼之矣議聞西臺西臺韙之遂下所
司漸次修復郡侯維揚章公介文學廖某造山
中屬史氏以辭余惟古昔盛際國學遂序黨庠
家塾群子弟而教以德行藝養之惟恐其不周
而諰諰日望其有成是以在昔多才而國家並
臻休明悠久之慶餘風被于列國式微之鄭公

孫僞猶能不墜鄉校以取重聖人逮烈皇纖清
流挍偽學禁而治俗污窳世道陵替之故可攷
而鏡已吾觀俗樸而風質士多醇茂其處而學
也無希潤汪洋之譚兢兢尺度罔渝故其仕也
亦不驚爲踸踔俶詭之行而至於守官行已稟
乎程憲不至與世浮湛後先相望成跡具存及
今而不能無少變也已夫士際聖明則興起爲
易苟以豪傑自命學之修壞豈有待於外哉七

先生羽翼孔氏者也書院之設羽翼學宮者也七先生之學淵源洙泗而發微濂溪學聖之要亦惟無欲無欲則公爲居敬爲窮理爲主靜爲致良知總歸于仁義中正而修之吉語曰視其同萬物皆一視其異肝胆楚越夫至於肝胆楚越則接搆日鬬是非守勝赴核不已而忿傌之心生焉恣睢自任卒病天下以禍其身而終莫之寤豈其初心則然哉欲錮之也諸士誠能遂

師前賢近宗先達仰體作新之意俯維風土之故鑒于書院之所以興廢而知人品之所為臧否世運之所為往復則聖道可學而至直躋斯世于隆古而寧獨有光茲舉扎中丞公立御史臺侃侃無所依回兩視　畿學則務以寬敎畿士至今宗之歷寺卿並林聲績讀禮居鄉垂十年而凝厚肅靖之風足與後學今起撫兩越越人戴其保釐　上方嚮用老成端重公之勛業

未有文也茲舉蓋以翊宣文教而大有造於此邦是不可不記書院地幅規制詳志郡乘故宋郡學宮也始修于郡守任丘酈公有督學河南田公記增修大備于郡理吳興潘公有祭酒鄒文莊公記潘公增置田若干畝以贍學者與書院俱蠲沈公欲并復之今參知行省尚圖考其成云中丞公諱　號仁泉高安珠湖人沈公諱號東霍章庚諱　號侍山其一時當道群公

暨郡邑有事當書者則列在議牒

前清江令希宇郭公生祠記

今御史大夫希宇郭公之始為清江令也去今二十餘年矣而邑士民思之如一日先是歲癸巳相與暨亭勒石大司空曾公為文志之矣而猶未足以慰其永懷也越今歲戊戌復謀購地于邑治之前奉公而祠之祠堂三楹中肖公像左右翼以兩廊前樹棹楔大署祠額於其端祠

後別為廳舍僦民賃居即司祠鑰啓閉而歲量入其直以供祠之費公九月廿九日初度士民約歲是日交集祠下稱觴為壽期以垂之永永勿替其思慕之篤如此董其事者敖清江先生孫太學生呂也事訖以諸縉紳先生之言來徵余文余謝不敏弗獲辭廼因有感而曰公何以得此於邑之士民哉夫人情睽合萃渙其於久暫跡數之際始未嘗不比暱往復而後稍厭斁

以弛也公今為御史大夫立
殿陛之上勢日
尊貴去清江奚翅萬里而二十餘年之間歲月
漸靡閱歷幾何其士民猶戀戀若屬毛離裏之
不能須刻不介于懷也意必有魁奇卓詭之事
震炫於人耳目而駴動其心志是以雖歷年之
多而能使人嚴而神明之不敢懈耶及讀司空
所論次政蹟不過省供億清耗蠧禁奸慝興學
造士色咲教育之云爾今之課令高等曷嘗不

兢兢於斯數者及考之既去之日聲實已浮過半而況數十年之後而其風流尚在人心也其令之於民父母也父母之以身託其子而為之計長久也亦唯是家人生産日計而尋之與夫教誨式穀使不隕墜以有成立耳然其眞誠懇惻怛通於喘息呼吸之微而精神營度相為綢繆膠固而一無壅閼滲漏故不待縮結而渾在一日未斬思慕一日罔極也昔潁川治行漢廷

推為第一而伺察陰伏不免奇恠近名故自御史大夫而為丞相也號令風裁遂損於前說者謂米鹽靡密繁碎之務獨長于治民而總攬紀綱非其所優則委吏會計者非耶益其挾術任數陰陽上下故欲令郡國飾教條而誇鶡雀猶然亭豬烏肉之故智也廼若蜀郡桐鄉九江一無所謂神明者而其民祠祀之不絕則所以入民之深而永終有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雖

然令親民者也而大臣則親於君親於君者道在得君而親民者道在得民今之令而能得民者即千里一覯猶幸遇之旦莫也而大臣能得君以畢其志而竟無損於功名抑何寥寥哉夫士之始離與渫也進取方銳絜度程效并力趨赴罔不難以其身為民之寢處燠咻也及至嚌躋崇膴顧望滋廣志分於多岐而精疲於末路反而求其始仕之初心已莫能自信矣以莫

能自信之心而欲格天而望其嚮荅也有是乎
哉由前觀之公爲蜀爲桐鄉爲九江由後觀之
其不爲穎川也必矣南山祝美之辭也旣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必申之曰樂只君子德音不
已夫去思懷惠故詳其已往而祠則報惪宜申
諸將來余雅聞公節槩故於邑士民之請而爲
道其祝頌之私如此云公名惟賢字哲鄉福建
晉江人由萬曆甲戌進士去清江而歷今官所

至聲續茂著具在曾司空文中

書行役唫稿後

今夫靈曜載陽惠風扇穌異萼蘁藹芳卉披馥厥攅柯而挐莖究摛錦與錯繡矣至若幽蘋纖蔕順時節以苞茁露本真而流豔朝華分榮柔條埒秀亦足以綴景物而暢睇睞也乃若宋人之刻象楮三稔操斤甫就一葉綷芒額澤畢肖其真蓋亦瘁矣扎余讀古人詩塗謌巷謳勞呻

康吟悲愉殊態雅俚襍陳寄嘯歌於片時振麗藻於千禩爰逮輓近古調云亡墨客翰卿爍吻濡毫讐品格則代分甲乙校風神則人辨雌黄及授簡於作者殆不能邀榮於一賞嗟嘘何扎剞楮雖竝終不若春陽之一葩也懷雪胡君孝純慕養職分靡盬扶現瑋之器負追琢之能資阨於任子位閼于外寮睠懷内顧永言感歎頻觸興於矚眺恒寓情於篇什平生撰著殆盈篋

中竊睹斯稿一窺梗槩余友同年楊君旣弁其端走也不敏更綴末簡左太冲有曰發言爲詩者咏其所志也登高作賦者頌其所見也飾辭臆說工巧奚當世之譚詩者其毋珍刻楮而耿春葩哉

芈蒿原雄筠唱和冊引

雄筠唱和蒿原芈庚理天雄貳瑞筠與諸同寅鄉大夫撫景寄悰感時懷古所爲賡唱而迭和

者也侯由名御史晉符臺用言事左遷歷二郡一切職務不厭煩瑣故其形之咏歌春融閒雅略無憤懟不平遷客無聊之態余嘗讀侯少府題名記云縣令非庳臺寺非崇禁廷非近郡國非遠獨慕蘇子由文文山之勤民憂時隱然若有遐思焉侯之志量可知矣故宜其形之咏歌爾爾也昔蘇子瞻論賈生非文帝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文帝　今上聖明遠邁漢文侯通達

國體不下賈生而又能愼其所發前席之名且
及矣卷阿矢音固當鳳鳴朝陽也是冊庚乎書
以示余余為引其端如此

尺牘清裁補遺後序 代

丁丑春余獲對南宮紬書中秘蓋出太史東蒙
公先生門云先生冲夷溫懿望者卜其公輔也
令子長君方在韶齡握靈閣珍聲名已隱隱動
諸縉紳學士矣旣余官諫垣歷旬宣而先生遙

爲修文地下長君悼先志之弗竟愬世業之中墜抱璞荆山索珠玄水張羅徃牒片語畢弋廼采餘暇編輯尺牘清裁補遺一帙分爲四卷自敘明悲爰已刻布青飛膾炙中原余叅藩江省侍御朱公手是編授余余退而卒業伏而歎曰先生其不死也夫靈均忠憤不遇而離騷一經崛起三百篇後蔚爲千載辭宗然其後無聞人獨弟子宋玉輩相與歔欷憭慄至悲詞不已讀

者憐之今有長兄先生其不死也夫雖然余生東南人也昔嘗涉三江五湖望洋東海濵瀁漾淼滔天浴日譎詭殊恠逕浸出沒莫可名狀拊髀躍然曰此神州淵藪也及遊先生之門而閒聞其勝則先生不言濁河渤海而獨言辨澠淄事以謂天下至味生於至淡至廣出於至精有味哉其言之也已又官西蜀歷青城登峨眉翱翔金維太清之間而滌眄江河之源則崑崙岷

山並極西北介在荒服江河實焉其本不過濫
觴而襟帶兩戒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尾閭洩之
不涸也然後知天下抉奇博覽之士本本元元
必尋其端而流斯噴沫難與窮詰先生不言濁
河渤海而言澠淄蓋其慎哉是編也昉于西蜀
用修楊公繼則吾崑元美王公稍加裒益而長
君又增而補之其諸窮源崑岷合滙大海即漚
泡之中不遺澠淄之辨也長君之用志良精勤

矣於是重加剞劂請于藩伯王叔陳公弁其端而余則論次末簡賡以廣長君之志上嗣先生九京不獨為宋王之悲歌歔欷而已也昔子長氏傷太史公畱滯周南發憤作為取協經傳整齊百氏拾遺補蓺成一家言藏之名山是編也長君固泰岱之副矣若乃紬金匱石室之藏上下往古來今撰述紹明以光大先生之志于不朽則余將拭目焉而此固窺見一斑也

題南雍濟美卷首送德昭姪孫

吾敎之顯於　明興肇自憲僉竹坡公而少府東湖公繼之侍御存菴公又繼之存菴公再傳而爲太學生汝敬士焯汝敬次子也焯初遊邑庠往謁外父張爾操使君于衙使君詰之曰子之來也睹南嶽之崔嵬覽湘流之清浚能無心眸開豁而形神俱爽乎焯唯唯使君進而語之曰一鄉之士昌若一國一國之士昌若天下吾

宦遊楚楚江夏郭美命先生天下士也今掌成均于南子盍遊其門以大厥觀乎焯唯唯使君遂解槖中金而贈之焯歸以告余余亦命子壻吳夢旦與偕入南雍焯之行也告别于宗父老父老暨二三親爻合醵爲餞各贈以言彙成一卷而屬余題之余惟世祿之家子孫不難于階進而難于服訓故書稱象賢春秋致謹於由禮驕侈易滋而儆戒之言不聞也自古克肖之徹

其所漸被於家庭固有自來而曷嘗不得之尊
師取友之益哉是故師道立則善人多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也郭美命余
門人也余於二子既慶其得師而尤思其無友
吾鄉有謝吉甫氏蓋所稱為苦節獨行之君子
者余恨其覯之晚而獨喜其一見而契之深也
乃為二子介吉甫而與之偕行其庶幾朝磨夕
淬而日底於善人也歟焯茲舉也內有光於嗣

服而外無負使君之教矣余貧不能爲旦贈告焯即以告旦也酒壺既傾吉甫爲歌菁莪鹿鳴而別吉甫其有以示之矣焯字德昭余既題其卷而綴之以詩 詩刋五言律

題烏柏家聲卷首

詩紀小星江沱而必推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葢志所自也當時里巷閨中之謹即其細行曲節皆得聞於太史以備觀采而詩之以節稱者柏

舟之外寥寥無聞焉豈幽貞之操固自古難之
歟趙氏下宮之難也公孫杵臼自居其易而以
立孤屬之程嬰且曰趙之先君遇子厚子勉爲
其難者則立孤之視殉節爲尤難矣彼二子皆
所稱烈丈夫也而猶計較難易然後審所自處
其以責之婦人女子而欲兼處其難也不亦重
且周乎余宗姪太學生汝敬之喪其父叔時兄
也生才二旬耳呱呱藐孤危若千鈞引於一髮

匍匐過者猶生愳心乃其毋王氏懷抱出入且泣且訴曰天乎不欲泯敖氏之世德而使宗祊之有屬也其在此兒劬勞顧復摧肝裂膽日夜冀其成立以延如綫之緒王氏之所以銜困於十餘年之間者茹荼固有餘甘矣及今孫曾繞膝而又見其孫之遊太學也固天之克祚明德而王氏矢心勞勚寔基之矣遡厥本原其所以無刑于而閑習之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犹汝

敬之祖侍御存菴公禔身教家謦欬必肅而正直之氣剛毅之風著于家庭而溢於閨闈閫閾之內蓋自憲僉竹坡公少府東湖公以來內則家聲法程具在而陶笵檃栝於其中不翅器之在型弓之在檠自期于方圓勁直而若性使之然矣汝敬之遊南雍奉其母偕往與汝敬遊者皆知其母之節侈為聲歌以頌美之積而成卷汝敬請余題其端余命之曰烏柏家聲蓋亦推

本所自以附於詩人之義也歟

逋廬解

逋廬居士晚好梅凡耳目覩記手持口詠悉并而寓諸梅閒有善寫梅者冒暑走數十里謁而請之有宋山人訪余至善詠寫則與同寢食者數日必留其伎而後去自號曰四休六逸逋廬居士顏其齋曰逋廬已入製四休六逸詞咏梅諸什示余余為和之先是屬其說於余而余未

有以應也久之客有嘲余曰子之習居士故矣而何說之難也余曰未將其解客曰解何難哉子不知林君復乎君復隱居西湖足不入城市者餘二十年嗜好泊如獨鍾咏於梅當時膾炙人口於是後之好梅者咸託焉居士嗜其好即名其名也子何索之遠乎余曰子襲其名未解其義也客因以詰余余曰梅以君湲名君復不以梅名陶之菊王之竹周之蓮直寓焉爾而非

其實也果如子言則世之為元亮為子猷為茂叔者盡天下哉夫逋之義負也遯也負于此必遯於彼遯而復焉此君復之所為名而字也居士固亦有所遯焉耳客咲曰異哉逋遯賤稱何以目居士而且及古人乎余曰子豈知逃者哉古有以身遯者矣屠羊說其人也古有以家遯者矣顏闔其人也古有以國遯者矣越王子搜其人也古有以天下遯者矣石戶之農其人也

彼不善遯者畏景而不知處陰竊鈴而掩耳以馳也遯何容易言哉客曰請言居士之遯余曰居士其固知遯哉居士初嘗治博士家業矣竟之未見其止也迺有厭心買山數畝於陽嶺之陽決渠編籬蒔花種柏招邀嘯咏以遊以嬉號曰南陽山人既而去之以遺其子而又戒其弗葺也則舉以授余余因而跡之垣之池之亭之日與居士偃息其中時而奕時而誦時而頹然

以醉而脩然以歸居士不知為余余亦不知為居士也居士之為南陽入而穴土室以居則曰坐忘窩出而拊松枝與鳥語相和則曰巢松子又自其所居步澳溪之滸合一流而滙瀦波洄瀠洑折而東之而漣漪渙漾也則曰觀瀾子居士其逛名乎其逛實乎信乎居士之善逛也客曰乃今聞逛之義得居士之解矣然則子之徑而菊池而蓮環圃而竹狂呼而醉靜觀而止也

其亦曷逝乎余曰壹子之九淵神逝也客惟其語以告居士居士驩然曰有是哉其言逝乎雖然知我者也余將與之逝諸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渾沌之與游溟涬之與居諄芒之與遠烏知所謂大塊之勞我佚我休我哉而余直以彼為善復矣余聞之曰居士其見善者機乎彼既其文者也示之以太冲則直有逝焉爾

程信吾進士小像讚

鄉雲爛兮開天閶臚唱動兮珮玉鏘多士征兮
儼冠裳叶昌辰兮慶覲光矢冊忱兮對揚肅令
儀兮嘉藏薄鷹鸇兮希鸞皇肆澄清兮暨海邦
卷舒惟時兮相羊睠頎橫厲兮八荒駕雲霧兮
翺翔扶日月兮　帝之旁禀一惪為周行諦始
進以賢良洵七尺之堂堂顯榮名而彌昌

安士詞

月云改歲適當畢之期月紀嘉平元協泰臨

之象集群仙於蓬島迓 太清於玉堂宮室維
新神人胥悅言念豐邑燕貽必先考卜斯干似
續乃獲依寧況爾中興之秋尤當大觀之日神
謀允額教典肇修伏念某舊跡一經安貧累世
陋巷不改自愧顏氏之賢環堵蕭然人嗟原憲
之病中葉不造碩果僅存乃者 帝命展親幸
蒙休沐之賜 天啓營室聿興版築之謀門第
改觀敢效于公高大閭與胥美謬當張老揄揚

周以垣墉被之苑壁、桑土豫綢繆之計磐石同奠安之基六月肇工半載集事人力豈至於此神休實賛厥成且卜吉期爰即新宅安莞簟而叶夢奉菽水以承歡攸躋攸芋爰笑爰語匪藉

地祇之固曷臻家道之昌用啓、

玄宗大開

法會仗黃冠而奏格聲徹步虛秉冊悃以思成精孚合莫彩雲遥擁逻諸天于上方紫烝先騰度真人於函谷皈依

道德宣晉

威靈

伏願 真宰居歆 英爽來格珊珊環佩集
太乙之靈壇燦燦蕊珠證 上清之善果祝釐
不吐祈福有徵得一以寧奠方隅於孔固有萬
必大綏福履於無疆鶴髮烏紗天壽錫高堂之
慶鳳毛麟趾人文鍾奕世之祥瓜瓞滋綿椒條
蕃實台纏炳燿長依 北極之尊奎宿光芒水
發西崑之秀肅干 聰聽敬受 明禧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論 闈試

聖人者不以物役其心者也不以物役心故其天純其天純故其神全於是乎參天地並日月照萬物而聖人之德神明四達而不悖矣若此者聖人豈能有益於其心哉蓋嘗觀心之所自來矣人心之初判於太極涵於太虛其體湛一其用虛靈譬如空之未雲也鑒之未翳也空明懸著萬象辨焉夫心之本體如此而又有所求而不得者何哉今夫耳之與形無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闚巨之與形無異也而瞶者不能自睹
心之與形無異也而昧者不能自察物有所閒
之耳故止水可以鑒貌燭鬚眉而平準者取法
焉一或撓之則天地方圓莫辨矣為其澄於靜
也人靈萬物旦不知莫而蓍龜枯朽能卜來今
定吉凶以用之者倣不用者也而長得其用在
物且然而況於心乎聖人思慮恂達耳目聰明
前乎千萬世而知其已往後乎千萬世而知其

將來上極於天下窮於地博觀於庶類而知其高卑散殊事至而揆物來而宰千變萬化而不可為端倪蓋握其樞以為天下運而天下莫測其所以聖人固如此其神哉聖人固非能離去形骸而求所謂慧宗也亦未嘗根極希夷而泛事於寂照也惟其心之清明而已矣心之清明同其本體也衆人與接為搆日以心鬬與物相刃相靡終身苶然而不知其所止故外韄者不

可繫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揵
內外韄者已且不能盛而何有於清明共聖人
知人心之不可攖也莫若守之以無私養之以
恬全之以天衆形色色人皆狥諸其目也而聖
人方且視之於無形明有所不試也羣音囂囂
人皆狥諸其耳也而聖人方且聽之於無聲聰
有所不用也轇轇轕轕變態萬狀日夜相代於
吾前人皆執之以迹也而聖人方且寓之於庸

不得已而後起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塞達道之蔽此數者不盪於胸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虛虛則明明則無知而無乎不知無為而
無乎不為也聖人之如神固如此其瞻彼闋者
虛室生白無將無迎其明如神人心之自然也
聖人豈同於齊知之所知其全其心之神而已
矣雖然聖人之具是德豈獨其身自有之其蓋
君天道也天道清則五官宣而四時行君德神

則羣賢會而百工理四時行則生長收藏各官其府而報歲功之成者歸諸天百工理則刑名度數各能其職而頌治功之隆者歸諸君故曰恬淡怡愉德之至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聖人以此達諸天天之道其神乎通諸此者可與語帝王之倫矣